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  
第四十回 責負心冤魂尋夙恨 喜同志美少結新盟

卻說柳五官被那家丁帶到後堂內書房裡，見紅燭高燒，二郎坐在上面等候。五官走入，搶步上前，倒身下拜道：「日間極承關顧，又蒙開脫，我只愧初到此地即惹下這一場大禍，反叫你作難代我擄擄。我此時也不便以語言空謝，惟有銘諸肺腑，再圖後報罷。只恨我無辜受這一場羞辱，真令人愧不欲生。」說著，不禁哭了。二郎忙著站起用手攙住五官，笑道：「言重，言重！你的事我不曉得則已，既經知道豈可置身事外？本來你是冤屈，這麼一說反覺你我生疏，不同往日了。此次你也意想不到遭此橫逆，只好委之於年災月晦？不可介懷。還算你時運好，倘若一石頭打死了田文海，那就更難擄擄了；好在目下田文海已擄逐出境，黃道士又掌責過了，你心裡也可稍慰，切勿自己苦壞身體。」回頭叫人取水來與柳五爺洗臉，又著實安慰了一番，方問：「何日從京內起程，可到過子騫那裡？日前伯青送你妹子走我這裡經過，耽擱了一天，他還說列了山東必然要會見你的，想你們都應見著過了。」

五官見二郎慇懃勸慰，自己一想不過受點驚嚇，也沒有吃著虧苦。有楚卿這麼一辦，亦算代我掙回體面了，方有了笑容，忙道：「伯青到山東去了麼？何以我從子騫處來，並沒有遇著，想是走攔了。我此番又是來的不巧。」頓時不悅起來，二郎笑道：「足見五官單有伯青在心裡，我們是不配同你相好的。難道伯青不在南京，在田、者香那邊亦是舊識，豈不可耽擱？橫豎多則半年，少則數月，伯青亦要回來的。你又不趕著回京，忙什麼呢？」說得五官也笑了，道：「並不是這等說法，因路上沒有會著，懊悔錯過了，你倒會多心。」

二郎即叫擺酒與五官壓驚，兩人對飲，談談笑笑甚為適意。二郎俟五官說得高興之時，起身親自斟了一杯酒，送與五官面前道：「你且乾了此杯，我有話與你商量，你要恕我。今日這件事，你原是無辜受辱。既將田文海擄逐，又將黃道士打了，所以不得不當著人眾亦不許你逗留淮城，此乃遮掩耳目。你想也明白，不怪我的。但是業已判斷過了，你久住此地終屈不便。旁人雖不敢明說，背後卻要議論我徇庇。若論你住在我衙內，也沒人知道，怕的傳說出去，落人譏誚。並非我催促你動身，明日我代你封下一號大船，晚間悄悄的上去，後天黎明開行，人不知鬼不曉，且到南京、蘇州一帶盤桓幾時。俟此事冷淡過去，那時即彰明較著請到我處耽擱一年半載，外人也不說閒話了。我是為你起見，你切不可怪我無情，我是以告罪在先。」

五官聽了，微笑道：「你把人看得太胡塗了，我豈不明這個道理。你縱然留我，我也是要走的。原想今日即行，因承你盛情，不能不來見你謝聲。我若怪你，我可不是更胡塗了麼！」二郎火笑道：「五官真乃快人，且請再乾一大杯。」五官亦起身回敬了二郎的酒，兩人重又暢飲起來，直至三更始止。二郎親送五官至書房安寢。

次日，命人封下座船，在河乾伺候。晚間又備酒與五官餞行，說道：「此去必先至南京，我有封稟啟煩你寄交總督衙門。」

陳小儒亦是我輩中人，你可去見見他，我的稟啟內已寫下了。」又囑咐五官沿途小心，飲到初更，即散了席。五官起身作辭上船，二郎道：「恕我不能送你，千萬明春到我這裡來住些時，不可爽約。」五官點首答應，二郎又著人送五官主僕出城，看他上了船，始回衙銷差。五官在路行走非止一日，方可抵南京。

且說魯鵬回到衙門，只落得氣的恨罵而已。又來與田文海商議，這件事既已鬧開，府裡又護著小柳，不許我留你住在衙門。

馮家耳風最長，若訪得你沒有出去，我即耽了處分。你可在外面稍避風聲，再進衙門。田文海亦知二郎向來鐵面無私，不徇私情，難以朦混。自己亦怕討他的沒趣，想了想仍搬到三清觀去，俟養好傷痕，再作計較。魯鵬即著人搬了田文海行李箱籠，送至三清觀。隨後方用軟轎抬了田文海出衙，詐稱一聲出城上船，回南京去。

到了觀中，黃道士忙著接入。田文海說了多少替黃鶴仙抱屈的話，「總怪我拖累了你，好歹且耐著些時，這場仇恨都是要報復的」。黃道士收拾出一間密室，讓田文海居住。又吩咐徒弟等人，外面不許亂說。過了十數日，田文海頭上傷痕日漸平復。

這日，正是十一月十五，月當頭之夕，大家小戶都做消寒會。黃鶴仙也備了幾樣精緻酒肴，請田文海晚間賞月消寒。席散，田文海覺得多吃了幾杯酒，心內有些煩躁。回房時已三更，月色當空，明如白晝。田文海因口燥，叫人烹茶來解渴。又將迎面一扇插子撐起坐在窗口仰頭看月，長空萬里，絕無纖云。又有微微的風吹著，反覺酒氣漸消，爽適異常。窗外左邊一叢翠竹，迎風擺弄，月影迷離，分外有趣。

猛然竹外起了一陣怪風，吹得竹葉颼颼，那月色亦暗了下去。窗裡的燈搖閃欲滅，田文海把頭一縮道：「好冷！」忙起身，意在放下窗子進去。忽聽階下有腳步之聲，急低頭看時，見隱約一人走來。田文海只當是送茶的人，罵道：「混帳東西，鬼魅魘的嚇人一跳。」說話間，那人已至面前，未語先笑道：「文海兄，別來無恙，我們倒久違了。原來你在此地甚好，如今又名成利就，可知我受盡苦楚，今日方得出頭。你既與我至好，倒忍心不問我一問。好容易此間尋著了你，我們還是一道兒去罷，也不枉當日交好一場。」

田文海聽了，摸不著頭腦，急睜眼細細一望，認得是劉蘊，大驚道：「他怎麼能到此地來？他是瘋狂了的，難道病好了麼？曉得我在淮城得手，特來找我。又是誰告訴他，我在三清觀的。」正欲回答，驀地記〔起〕劉蘊已死，「我前日聞得南京有人來說，仍虧陳小儒不念舊惡，用棺木裝殮，送入他祖塋內安葬。哎喲！不好了，他是個鬼咧！」不禁毛髮豎，啞了一口，轉身即向內間裡跑。誰知劉蘊跟了進來，搶步上前，擋住道：「文海兄，你太薄情了。見了面你即罵我，我知你無意，也不來咎你。此時你又耍躲開，難不成故人遠路而來，應該不瞅不睬的麼？」

田文海見劉蘊阻住去路，早已嚇得心膽俱裂，嚥著叫喊不出。隨手拿起一張椅子，欲劈頭打下，見劉蘊滿面怒容道：「田文海，你敢放肆麼！我倒好意與你敘舊日交情，不肯陡出惡言。你竟猖獗太甚，與我用武，可知你負心之處，神人不容。我生前怎樣另眼待你，你見我勢敗，托故他去，生恐我和你糾纏。後來聞得我已死，你反對人說我作惡多端，難以枚舉，我還嫌他太死遲了呢！算我待你十數年好處，被你明索暗賺了多少銀錢，沒落得你句好話兒；我今日實告訴你罷，我已請命冥王特來迫你的性命，不能容你在剛閻獨享富貴。」說著，長嘯了一聲，將頭一搖，頓時頭髮披了下來，兩眼突出，舌頭拖在唇外二寸多長，向田文海撲過。

田文海一個寒噤，支持不住，連人卅椅跌倒在地，昏死過去，那口內白沫直噴。恰好送茶的人已至院外，聽得房內天崩地陷的一聲響，很吃了一驚，忙走上台階。忽撲面「豁喇」的一陣冷風刷過，逼得通身毛骨悚然。沒奈何大著膽入內，見桌上殘燈半明，田文海躺在地上，一張椅子跌得粉碎。那人不知何故，放下茶鍾，來扶田文海道：「老爺怎麼了？」連問數聲不見答應，再用手摸了摸鼻只有出氣，沒有入氣。嚇得那家人狂叫起來，早驚動了黃道士，同著他徒弟走過問道：「半夜三更的，大呼小叫做什麼？被鄰捨家聽得，又要查問了。」那家人道：「黃老爺，你還說太平話兒，你來看看我主人不知何事，跌在地下，多分倒沒氣了。」

黃鶴仙聽說，也吃了一嚇，忙著蹲下來摸田文海，果然微微一息。急回頭叫徒弟等人，幫著他將田文海抬起，放到他牀上，又叫人取了姜湯開水灌下。好半晌，田文海始醒了轉來，一翻身坐起，向著窗外連連叩首道：「並非我害死你的，你為何尋我要起命來？我縱然負了你平日待我好處，不該見你勢敗設法走開。此卻是我的錯處，難怪你動氣，還求你念昔日交情，饒恕我罷。」說著，叩拜不已。自己又用手左右打著嘴巴道：「怪我，怪我！」嚇得眾人不知道他說些什麼見神見鬼的話，令人害怕。

黃鶴仙急叫請了醫家來診視，說是中了邪氣，痰迷心竅，很有兩分病症。開了一帖驅邪定神的藥，囑咐吃了下去，能發出一身汗來，方可有治。黃鶴仙聽了分外著急，等至天明，親自去報知魯鵬。魯鵬即打發了兩名親信家丁，過來看視。此時田文海益發亂

說起來，又直著脖子喊叫，如鬼嚎一般。嚇得他的家人與廟裡小道士們，遠遠看著他，不敢近前。黃鶴仙同著兩名家丁進來，到了他榻前詢問。田文海現在已認不得人了，那喊的聲音亦漸漸低暗。黃鶴仙道：「二位爺們，看這樣光景，田老爺是朝不保暮的人了。請爺們回去稟知魯太爺，宜速辦後事為是。」兩名家丁不敢停留，趕緊回衙告訴魯鵬。

魯鵬一聽，忙命伺候，假說到三清觀拈香，親自來看田文海的病。到了廟前，黃道士得信，忙來迎接道：「太爺來得正好，田老爺此刻多分是沒用了。」魯鵬急忙下轎入內，見田文海仰臥榻上，滿臉鐵青，兩隻手攏得死緊，眼睛大睜著，口角微流紫血。魯鵬見了心內不忍，不禁流下淚來。即叫人去買上等棺木裝殮，就停供在觀內。又派那兩名家丁在此幫著黃道士收拾，自己即坐轎回衙。趕著寫了信，專差寄至南京，喚田家的人來領棺木。

外面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都曉得田文海被冤鬼活捉了去。反加了些說話上去，竟說得活靈活現的。隔了幾日，傳到二郎耳內。

二郎又歎息了幾聲，隨即寄信與柳五官知道。

單說五官由淮城動身，走了五六日，已抵南京。五官正欲進城，到總督衙門投遞二郎的信。上了岸，見河邊往來轎馬絡繹不絕，好似接差的光景。又見制台、將軍皆出城來接著，織造與藩司各道員，陸續均至。已知這來的人，身分必尊。問了行人，方知蘇州摺台出境閱兵，昨日即到此地。

五官聞得雲從龍來了，甚為歡喜，且緩進城，忙著回船帶了一人，持著名帖來見從龍。尋到上流河邊，見岸上搭著接官廳，簷掛彩張燈，各衙門皆撥人在此照料，擁擠不開。河內一順停泊十數號大船，牌旗羅列，大書著「兵部侍郎江蘇巡撫部院」，船頭上盡是冠帶濟濟的隨行各員。五官料想此時挨不上去，即在岸上一家店舖內坐著，緊對撫院的座船，等個空兒好去稟見。

說話間總督、將軍、織造等人，已辭別出艙，撫台直送至船頭，候各官上轎。五官見從龍還是在京的模樣，卻發福了好些。

隨後一起一起的大小文武官員，遞名謁見，或會或辭，整整忙亂到下晝時分，岸上的人漸漸稀少。

五官即叫跟的人持帖去稟報，說「一定要面見的，尚有話說」。跟的人走至船邊，滿面堆笑向著船頭眾人欠身道：「煩那位爺通報一聲，我們是京裡下來的，與雲人人是舊交。要面見說話的，並有名帖在此。」眾巡捕官接過名帖，看了一眼，念道：「柳五官。」微笑道：「究竟名字呢，還是派行？不清不白的。」半晌方說伺候著，轉身下艙。好半日，匆匆出來道：「柳五爺家在那裡？」跟的人忙上前答應，那巡捕道：「我們大人吩咐就請便衣進艙會話。」跟的人忙來告訴五官。五官起身整頓衣帽，大搖大擺的上了船頭。眾隨員因主人優待他，也不知來的何等人物，不敢輕視，二溜兒站起。五官對眾人欠了身，即跨步入艙，早見從龍接至艙口，大笑道：「老五，久違了。」五官忙上前請安，從龍一把扯住，同進中艙見禮入座。從龍道：「你幾時出京的，想必在子騫、楚卿他們那邊也耽擱了好些時？我適才問及伯青，方知他送你騫夫人到山東去。你可來的不巧，遙想你來他去，路上都該見著。、此時你意欲在南京等候伯青，還是預備到我那裡去？」五官道：「說也奇怪，我由于騫處下來，並沒有見著伯青。到了楚卿任上，才曉得伯青往山東去。我是沿路遊覽古蹟，多分錯過了。沉路上往來轎車不知多少，那能恰恰會見。因楚卿叫我送信到總督衙門裡，意在南京小住兩日，逛逛各處勝景，即往蘇州來會你。伯青大約明春方回，我在南京無一人認識，住著也沒有意思，不如到你那裡耽擱幾時，還想到者香任所去。我既然出京，你們各處都要走走。待至明春回轉南京，伯青亦都應回來，豈非見個正著。再則楚卿說總督陳大人，亦是你們至好朋友，待人甚好。楚卿叫我去謁見他，即可住在他衙門裡。他曉得你與我們往來，斷不輕待你的。我亦久聞陳小儒之名，所以才泊了船，即欲進城去見陳大人。一則投遞楚卿的信，二則陳大人如果殷殷留我，即在他衙門住下，過些時再到你蘇州來。因此行止未定，放行李都不留髮上岸去。恰好聞得你到了南京，趕著過來請安。明日去送楚卿的信，也不遲。」

從龍笑道：「若說陳小儒為人，是極好的。你明日見著，自然知道。伯青府內現住著你同道中人，叫金梅仙。前次伯青也曾對你說過，明天我去邀了他來，與你會會。恰好待你接風，請他作陪。你要在南京耽擱，大可住在梅仙家裡，較之總督衙門裡起居便當得多呢！」五官道：「我也想去會那金梅仙，又不好冒昧。難得你邀了他來，若說待我接風，是不敢當的。」

從龍又問：「在子騫、楚卿兩處盤桓了幾時？」五官道：「子騫那邊倒住了半月有餘，楚卿任上只住了兩日，就向南京來了。」從龍詫異道：「子騫與人本來淡淡的，況山東省內又無甚遊玩之處，你不過住個一月半月，即要動身。何以楚卿那裡，你只住了兩日，難不成楚卿也不鉅麼？真令我不可解。」五官聞說，眼圈兒一紅，長歎道：「說起來我此次出京，幾乎在淮緘斷送了性命。自今言之，猶覺慚愧。」把在淮城遇見田文海的事，便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山陽縣魯鵬怎生借公報仇，苟非楚卿替我出氣，我也不得今日見著你們了。」說到此處，不禁傷心起來。

從龍聽了，大怒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魯鵬可不是胡鬧麼！你千萬不要介意，我都代你泄這一場惡氣。可笑楚卿也甚胡塗，這樣屈員，早該詳參上來，還怕得罪他老子麼？楚卿太沒有膽量，我明日入城與小儒會議，定行參奏魯鵬，再將田文海那廝訪辦。他們以後才不敢妄為呢！」五官起身謝了從龍，時已近暮，即辭別回船。從龍又諄囑「明日不可入城，我已預備下酒席，定去邀了梅仙來會你」。五官答應，從龍送到艙口，見五官上了岸，方轉身進去。

次早，入城回拜各官，到了小儒處，說起柳五官的來意，又受了魯鵬糟蹋，「我實在不服，特來與你商議。這樣徇私枉法的官，大可參力」。小儒笑道：「不用你費心，我有件東西正欲與你看。」即叫人取了淮安府的詳文來，遞與從龍。上面詳的是「山陽縣苛收秋征漕米一事，刻據各紳耆聯名具稟卑府衙門，卑府當飭委員查訪，苛收屬實，為此詳參前來」，云云。後又附了一封私函，是寄與柳五官的，說田文海已死，據聞是被劉蘊責他負心，活捉去的。從龍看畢，笑道：「既然楚卿詳參上來，理宜參辦。我與你聯銜具奏就是了。這一封信我帶去與五官看罷。」又坐了半會，辭別小儒回船。

梅仙早在船小等候，從龍即命又去請五官過來，與梅仙見了禮，各道企慕之意。更換便服，即在艙內二賓一主分開坐下，刀：懷暢飲。梅仙與五官談說得甚為相契，梅仙定要請五官到他家裡去住。原來梅仙已娶了巴家女兒過門。本是招贅在巴家的，因梅仙不慣住在鄉間，又嫌照應不著祝府的事，遂在城內鼓樓前尋下一所房屋，接了家眷上來。又與他舅兄商量，請了巴太太一同住著，幫理家務。賃的這房子寬大，空屋甚多，所以定請五官去住。五官見他諄諄相請，遂應允了「明日搬進城來，打擾尊府」。

從龍即告訴五官，馮楚卿詳參魯鵬的話，又取出二郎來信，與五官看。五官以手加額道：「你兩人一般也有今日。在淮城處置我的威風，而今安在？」梅仙接過來信看畢，笑道：「劉蘊生前瘋顛，死後倒還明白。劉蘊縱然惡貫滿盈，卻待田文海不錯。是以獨責他負心，迫他性命。總之為人恩怨都要分明，那怕天下不容的惡人，他能待我有恩，我即目為好人，許為知己，只不為他惡習沾染就罷了。不見漢董卓一月三遷蔡邕，後來董卓伏誅，蔡邕往哭其屍，以致得罪，受刑足之刑。他亦明知身不免罪，只求為知己者死，我盡我心而已。」五官點首稱是道：「我尚不知田文海有這一段負心之處，真死猶覺晚。」

從龍在燭光下見梅仙、五官兩人各具一種丰韻，梅仙舉止安舒，風神瀟灑，五官眉目姣好，言笑如癡。從龍左顧右盼大為歡暢，命換大杯來吃。那伺候席面的家丁，與眾巡捕官說笑道：「誰知我們大人，亦是好此道的。起先我們不知是什麼舊交，如此優待。原來是兩個小兒，一個在這裡祝鄉宦家居住，一個甫從京裡下來。我們大人也算會尋樂的，明說請他兩人吃酒，卻暗暗是帶了兩個相公來陪酒的。你看我們大人，比往日加倍高興。此刻又叫換上大杯，多分今晚是要醉的。也難怪他做過京官的，都有這個毛病。再這兩個小兒卻也長的俊俏，連我們都有些垂涎。」內中有幾個慣會巴結的，格外在梅仙、五官面前週旋，討主人個歡喜；又想他們向主人說句好話兒。

少停，岸上已打三更，席終散坐，從龍已很有幾分醉意。梅仙恐城門下鎖，便與從龍道謝作辭，回身又切囑五官，「明日一定搬進城去」。五官道：「明早我要送楚卿的信到總督衙門去，回來順路到尊府拜謁，斷不失約。」亦起辭回船。從龍又約定五官，下月到我蘇州來逛逛。直送他兩人出艙，見上了岸分路散去，方進艙安睡。次日屍早開行，又往各處閱兵去了。

且說五官早間起身，開發了船戶，命跟的人押了行李一同入城。先問到梅仙家內，將各物寄頓，隨即向總督衙門裡來。正值小

儒拜客方回，號房取了信與名帖上去回明。小儒看了信，即命請見。五官入內見小儒立著等候，忙搶步上來請安。小儒答了半禮，讓五官坐下。細看五官果然生得姣楚可人，不愧楚卿來信極口稱贊。我想伯青竟是天下第一流多情種子，偏生到處招惹著這些人同他往來，又一個賽似一個，真各人生成的豔福。便含笑問了問京中近日光景，及路上行了幾日，現擬住居何處？五官一一回答，又說到梅仙留他的話。小儒道：「小驪的為人很好，你們定見是合式的。暇時不妨常進來走走，梅仙三五日即來一次的。」五官應了，即作辭出來，回至梅仙家內。

梅仙早叫人打掃了三間淨室，代五官將行裝等物鋪設，停當；五官又請見了梅仙的妻子巴氏與巴太太。到了外間，梅仙已擺下酒席款待，賓主對飲，甚為歡暢。談談說說，兩人竟相見恨晚。梅仙道：「我們萍水相逢即成知己，斷非無因。我意欲仰攀結個異姓兄弟，不知尊意何如？未免我過於唐突，尚祈原諒。」五官道：「小弟早有此意，只覺冒昧不好出口。若蒙不棄，願訂金蘭之好。」梅仙見五官一口應允，並不推卻，喜悅非常。即命設了香案，兩人對天立誓，結拜兄弟。梅仙比五官長一歲，梅仙為兄，五官為弟。五官又入內請巴氏出堂，以盟嫂之禮相見，出來重複入席。此時是你兄我弟稱呼起來，覺得更外親熱。痛飲至四鼓，大醉方已。

自此五官安心住在梅仙家內，常時間了梅仙至城內城外各處遊覽勝跡，或到小儒衙署內盤桓。這日飯罷，梅仙約五官往隨園裡賞梅花，據說今冬梅花開得比往年更好。回來又信步到秦淮河邊閒逛，走至桃葉渡口，適從聶家門首經過。梅仙笑著指向五官道：「這一帶紅籬笆門內，即是我平日所說的那轟慧珠家了。我們可進去歇歇腳兒。」未知五官怎生回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